

□段曙光

“鸟鸣庭树上，日照屋檐时。”我穿越松林来到海阳寂寥的沙滩。寒风扑面，裹着松香的咸湿空气格外清新。远眺，一轮红日穿梭白云间，那么丰腴、那么圆润。近观，开阔的视野中，浩渺黄海风平浪静，绵长沙滩空空荡荡。这不奇怪，每年夏日喧嚣过后，海滨都会寂静下来，沙滩上、海水里那些人头攒动的身影，不知去了何方？曾一房难求的酒店、民宿，满满当当的停车场，时下都闲置了不少，就连我来自五湖四海的邻舍也大多回了家乡或去了更远的南方。

夏日海滨的热闹广为人知，冬日海边的寂寥外乡人却体会不深。寒风凛冽中，乡村的海边尤显孤寂，让人似乎忘了季节里的桃红柳绿，只剩下一派苍凉。好多次，我和妻走在静谧的林间小径，除了偶尔惊起一群觅食的麻雀或几只喜鹊，遇不见一个人，感觉松林就像自家的后花园。漫天雪花飞舞时，海边一袭素妆，沙滩被白雪覆盖，仿若铺上洁白的薄毯。空荡荡的木栈道、沙滩上，只有我和妻留下的两串长长的脚步印，或深或浅。

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不再风雨兼程之后，我选择来海阳依海而居。于我而言，在繁华喧嚣的省城生活了多半生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内心很想守一份宁静。居于海阳，黛青海蓝，人车稀疏，不必远行，皆是静时光。尤其夏天过后，游人如归鸟散尽，海边喧哗荡然无存，只剩下细浪与沙滩诉说着绵绵絮语。春花秋月，夏雨冬雪，在小城热情生活了十多年，我感觉寻回了久违的悠然时光，犹如风浪中远行的船回到了温馨的港湾。

海阳冬季温润少雪，在时光长河里澎湃不息的海浪，也比夏日平稳了许多。有时候，海面平静如湖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，看上去就像家乡的大明湖、华山湖。欣赏、感悟，才是感谢上苍恩赐的最好方式。此刻，驻足沙滩，蓝天如洗，白云悠然，碧海金滩，波光潋滟，我的内心也静若止水，不起波澜。我思忖，内心豁达了，一切看开了、放下了，就懂得了人到了一定年纪，除了健康是真金白银，其他都是浮云，就不会再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苦恼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寂寥的沙滩



大城繁华，身边总充斥着嘈杂，于是总想找一处静谧之所，让内心多安宁一会儿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小城人少车稀，冬季游人寥寥，海滨成了远离喧哗的世外桃源。按理说，激情浪漫的夏天走后，寂寥的冬季分分秒秒都会觉得漫长无际，恨不得立马穿越回夏天。可我没这感觉，反倒觉得冬日海滨寂寥中透着悠闲气，被雪花温暖的沙滩很有温度，可以心无旁骛地慢赏自然景物，细品生活况味，郁闷时，还可冲着空旷的海滩吼几声。因而，走出夏的浪漫，步入冬的苍凉，我都欣然。其实，我更偏爱冬季的海滨，晨起观红日出海，看鸥鸟在浅滩无拘无束觅食，暮拍落日余晖，聆听海浪、鸥鸣的天籁之声，把松弛感拉满。

生活美好，有热闹亦有安静。隆冬，青岛、烟台等大城市，海滨虽然少了夏日喧嚣，但依旧车水马龙。海阳则不同，游人像潮水退去，海滨很冷

清，但并不代表它总是寂寥的，这里也有温暖与生机，有时还热闹非凡。天寒地冻中，海上照样轰鸣着船舶的马达声，渔港同样回荡着卖海鲜的吆喝声。在某些特定的时刻，海滨依然如夏日般人声鼎沸。

帆影点点的渔港码头，天天都有渔船奏着渔歌唱晚踏浪归来。风雪严寒，挡不住渔民敬畏自然的虔诚之心。每年农历正月十三，连理岛等码头都会隆重举办祭海盛典。那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声，海阳大秧歌的锣鼓喧天声，震天撼海。此外，每逢退大潮，来赶海收获大海馈赠的人群，海边广场不断推出的美食节、公益演出等特色节会，都会让沉寂的冬日气氛活跃起来。

热烈也好，寂寥也罢，都是世间的寻常姿态。隆冬，来海边走一走，就会发现，静，也是生活中的一种美好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济南市作协会员）

【原乡切片】

## 东平湖记

□韩春云

连消失多年的乌鳢都飞回来了。”

我跟随老张的船向湖中心驶去，湖水愈发清澈，两米以下的水草清晰可见，几尾小鲫鱼正在其间追逐嬉戏，金红色的尾巴扫过石缝里的螺蛳。突然，一个黑影从船底快速掠过，老张笑着说：“是乌鳢，这家伙狡猾得很，专偷吃鱼苗。”话音未落，水面“啪”地炸开一朵水花，乌鳢竟跃出水面半尺高，背上的青黑色鳞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随后又“扑通”一声落回水中，搅起一圈圈涟漪。

午后，湖面仿佛浮起一层薄薄的睡意。突然，我听见水下传来细微的“咕嘟”声——原来是河蚌正在慢慢张开壳，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气泡。气泡浮到水面，“噗”地破了，惊散了荷叶上的蜻蜓。那蜻蜓却并不飞远，只在低空盘旋，时不时点一下水面，激起针尖大的涟漪，仿佛在与水下的鱼儿玩着一场古老的捉迷藏游戏。

暮色渐渐弥漫开来，西边的晚霞把湖面染成一片蜜色，归巢的鸟群从湖面上掠过，翅尖沾染了金红色的光辉。渔民们收网的吆喝声在暮色中回荡，惊起了芦苇荡里成群的野鸭。它们“嘎嘎”地叫着，拍打着翅膀飞向天空，那翅膀拍打的声音好似下起一场急雨，转眼间又化作天边的黑点。

最动人的时刻当是月夜。月亮升到半空，湖面浮起一层银亮的雾霭，仿佛是谁把揉碎的月光洒在了水里。有一对情侣坐在栈桥上，女孩的衣角被夜风吹得飘起来，男孩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两人的影子倒映在湖水中，与摇曳的水草缠绵在一起。忽然有一条鱼跃出水面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打破了这份宁静，他们的影子也被搅碎了，但很快又在水中重新聚拢，就像一幅被风吹皱却又慢慢平复的画卷。

清晨，我离开的时候，看到湖岸的柳树下站着一位头戴草帽的老渔民。他正把一桶小鱼苗倒进湖里，那些手指粗细的小鱼摆动着尾巴，很快便消失在碧绿的水草间。“这是放流的鱼苗。”他抬头跟我解释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晨光，“湖养人，人养湖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道理。”

## 济南的四季

心的清幽情致罢了，这当然比风扇或空调更管用。无论如何，这确实是大唐天宝四年的夏天，这确实是“诗圣”笔下的济南之夏。

李白，天宝年间被唐玄宗“赐金还乡”，已过不惑之年的这位“谪仙人”，于济南之春，竟在紫极宫（一说华阳宫）皈依道门。李道长“修仙”之余，遍游济南名胜，除了令他梦到骑着白鹿与仙人同游的华不注山之外，还陪同齐州太守游历了济南郊外的鹊山湖。如今已经淤没无痕的鹊山湖，一千多年前的景况，在李白眼中的景象，竟然是：“湖阔数千里，湖光摇碧山”，真真是好一番沧海桑田、脱胎换骨的“穿越”景致——试想那泛舟其上、吟风诵月的李道长，在这湖山之间很是受用，秒变“诗仙”，绝无油腻。无论如何，这确实是“诗仙”笔下的济南之春。

五百年后，赵孟頫又为济南的秋天，绘制了一幅《鹊华秋色图》。时为至元二十九年，赵孟頫被任命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。那个时候，他

的府邸或别墅，可能正位于能与鹊山、华不注两山遥相对望的绝佳方位。终日耳濡目染于诗情画意之中，赵孟頫不免又是吟诗又是作画——诗与远方，天天都在眼前晃悠。三年之后，已经返回浙江故乡的赵孟頫，着实难忘济南的秋天，着实难忘那终日与两座“仙山”对望的诗意栖居，于是绘制出了这么一幅“山头皆着青绿”的旷世杰作。谁承想，那个七百多年前济南的秋天，竟然成了关于“诗与远方”的高端版本，演绎成了人见人爱的“国宝故事”。

其实，除了《济南的冬天》，在济南住了四年的老舍先生，还写过一篇《济南的秋天》。又翻检了一番，还好，《济南的春天》《济南的夏天》这两季的故事，老舍先生似乎还没有写出来。于是，趁着老舍先生还未“集齐”济南四季的这一历史机遇，笔者赶紧请来了曾经途经济南的杜甫与李白——诗圣与诗仙，还有在济南做过官的赵孟頫，一齐来为济南的四季代言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肖伊绯

但凡喜读现代散文的人，都知道老舍先生的名篇《济南的冬天》。

没有去过济南的人，一直在琢磨，究竟是冬天去，还是春、夏、秋天去更好？去过济南的人，恐怕会微笑着说，哪个季节会更好呢，去过就最好了。

杜甫，可能是夏天到的济南。时年34岁的“诗圣”，虽是寻亲途经济南，却恰逢比他年长三十余岁的北海郡老大太守李邕，于是相约游宴于历下亭。宴饮之时，“诗圣”在席间当场创作了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诗一首。如今，这首五言十二句的名作，人们往往只记取其中直接赞美济南的那两句：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，实则还有两句，很能概括出济南的夏天，那就是：“修竹不受暑，交流空涌波。”幽幽的竹林掩映之下，世人不再受暑气的熏蒸，纷流而来的河水空自涌动着清凉的波涛。或许，这只是“诗圣”在历下亭心旷神怡之际，一番来自内